



冰 窖

汽1 李珞

当年在运动员的宿舍居住时，我住的是最高层的面向北的512房间，我的室友是队友的魏晓东、土环系的魏爷，我们宿舍的对面是为代表队同学准备的自习室。我们的隔壁住的有篮球队的邓伟、寇志军、曹康生，后来有过几次宿舍之间的调整，“寇敌人”转到另外的房间去了。与寇志军在毕业时虽然互称敌人，其实却是好得没得说的好朋友，既然在毕业留言中我俩如此称呼，以后相见也就不再改口了。宿舍的斜对面住的是足球队的王学军、胡晓健……

对周伟的印象是每天抱着一把吉他自弹自唱，呈一种沉思状。毕业以后听到过许多清华的女生都提起对当年校足球队的大门周伟留有深刻的印象，可见周伟在女生的心里必是潘安一枚，不知道周伟当时是否感觉到了。其实在我们男生的眼里，特羡慕的是醒龙，这位老兄学习拔份儿不算，还有一个颜值特高的女朋友，有时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的“瓷器”进出学校，用现在王刚节目中比较时髦的话就是“亮宝”，真是羡慕我等兄弟了。一晃这又三十多年了。

还是转回来说我们的宿舍，因为所处的位置是在学校最北面的一个宿舍楼，紧靠着学校的北墙根儿了，又是五楼（最高的一层），窗户还面北，临窗望出去就是一大片农田，视野相当开阔。但是到了三九天北风一刮起来的时候，也是无遮无拦的。窗框是金属制的，不是很封闭，常常能听到北风哼着小调从窗缝里挤进来，搞得满屋子寒气逼人。为此，我们特地的写了两个大字“冰窖”贴在了门的上方。当然除了调侃宿舍里很冷，贴这幅



字还有另外一个用意，就是遮盖住门框上的透明玻璃，也使得宿舍有些私密感。其实当时的两个大男生哪里有什么私密值得遮掩，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屋里就没有什么别的家伙什儿了。代表队的宿舍住得比较宽松，但因为我俩屋子里住的人少，冬天则倍显寒冷。现在想起来，在这间宿舍里我和魏爷快乐地住了好几年。当初凡是找我们的人，只要告诉他到“冰窖”来就可以了。

在清华求学的日子一直是紧张而充实的。特别是参加了代表队又有机会接触到了更多的不同系和班级的同学，结交了更多的朋友，有些还最终成为了我一生的挚友。我与晓东已经变成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了。还有我们队的李晓冰、宁琪、刘帆。每次回国大家都会找出时间相聚，这样的聚会已经三十年没有间断了。

提起住在“冰窖”时认识的朋友，不由得会想到篮球队的曹康生，对他最初印象就是身高，当年在清华他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海拔高度了，走起路来大大咧咧，远远一望便知是他，焦黄的手指间总是夹着一根烟，非常有特点。我俩的再次相遇已经是离开清华七八年以后的事情了。更不可思议的竟然是在异国他乡的新加坡。那是在 93 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新加坡一年四季都基本上一样，所以很难说是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反正像是鬼使神差似的，时间地点正对了，我俩就又有缘相聚了。记得我当时是刚来到新加坡工作不久，一天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正尾随着蜂拥的乘客走出 MRT 地铁站时，忽然听到后面有人直呼我的名字。我心想，这鬼地方初来乍到，不应该有人认识我啊！当时我就像被冻住了似的钉在原地愣住了，一回头，穿过所有人的头顶，看到了曹康生鹤立鸡群地正站在不远处冲着我招手笑啦！顿时感觉到“他乡遇故知”的确是人生一大惊喜。一经了解，我们俩人无论是工作的单位还是居住的组屋都相距甚近，这样就经常串门往来，一起到组屋楼下吃喝侃大山，工作生活上相互照应着，直到 98 年东南亚经济危机时才又各分南北，所以俺俩又有近 5 年时间同住新加坡的经历。在新加坡的期间我们也一同结识了许多当年在新加坡工作和学习的清华同学，包括我在清华时期的辅导员俞宙中。转眼离开新加坡也有十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还好，我们现在又联系上了，还建了“狮城岁月”微信群。

再说回我们的运动员宿舍，楼道的尽头，是一个面向西南的活动室，那里设置了一个电视机还有一个克朗棋的台子。记忆中每当傍晚从食堂返回宿舍的时候，总能看到这间活动室里被金色阳光充满。闲暇的时候约上几个朋友在那里一起聊天，看电视，打克朗棋，倍感舒心惬意。记忆里最深的是在 84 年举行洛杉矶奥运会期间，那时是这间屋子最热闹也最充满激情的时候了。有时为了能及时观看到中国队的比赛，还要提前去占个座位。在这里看奥运会的转播绝对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电视机前的观众分别来自于不同的运动代表队，各自对本身所从事的训练项目又有更专业的理解，除了电视里的宋任穷满嘴跑舌头忙活着做解说以外，观众席上的业余解说员和评论员也都是眉飞色舞的，各有各的独道之处，绝对令我受益匪浅。伴随着比赛的进程，大家伙儿一起揪心，一起激动，一起谩骂，又一起欢呼。那的确是全体中国人的激情岁月，在这个时刻有这样一群伙伴儿与你一起尽情挥洒，怎能不让人一生难忘？

一别三十年了，有时静下心来回想一下，那些美好的记忆就会慢慢地从内心深处流出来，仔细地品嚼依然是回味无穷，感到是那么的温馨……

李珞，毕业以后和我们班林宏、许文红一起分配到北汽汽车研究所工作，两年以后调到交通部工作。1990 年到澳洲读研究生，1992 年毕业后去新加坡工作，直到 1998 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回到澳洲直到如今。